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二十七之卷一百二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政術部六

德感一

原縣獨不電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日南雙鴈

鳩巢屋上

鳳凰集境

渡江

政術部

德感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德感西公正

增箱乘馬 答泥龍 冊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為翰

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露宿草中雖胡騎連羣經

其左右而馬若箱其口然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人以

為積善之所感也 又曰周李元懿為青州北 獲甘

澤 生魯穀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徽初為郢州刺史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 又曰馬燧為懷

州刺史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

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日青暈 月赤明 太平御覽曰

其秋界中生魯穀 又曰政太平 鱷魚盡徙 蝗蟲不食

黃中而青暈 又曰政太平 鱷魚盡徙 蝗蟲不食

則月多耀政頌 平則赤明 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

唐書曰韓愈遷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

西秋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令判

官秦濟以一豚一羊投湫水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湫水盡涸徙於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冊府

元龜曰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 放蛇歸牀 飛蝗

入龜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褒之 冊府元龜曰

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里趙賡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 冊府元龜曰

晉趙賡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 冊府元龜曰

避境故也 飛蝗 竟免為害 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

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舟人請

息竟免為害 又曰段希堯初仕晉使於吳越及泛海

風濤暴起檣師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

不欺暗室天鑒豈無汝等但以 鹿夾轂行 虎低頭

我為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 鹿夾轂行 虎低頭

伏漢書曰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

其為相乎 錦繡萬花谷曰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

所害獲二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是殺人者當

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 螟螣消亡 樹

木茂盛 鄭康成箋詩曰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

政術部

洪金英四卷一百二十七

德感

二

使自消亡 又曰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 萬堪

為宮 物生於野 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萬

至 見效可信 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

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漢書李尋傳曰 瑯瑯

朱草 甘露醴泉 焦氏易林曰瑯瑯英朱草仁政得

為麒麟 鵠為鳳凰 論衡曰或時太平氣和慶為麒麟

必有常 黃霸潁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 漢書

類哉 霸外寬內明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

仍國潁川尤多 後漢秦彭為山陽太守轉潁川太守

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

而虎擾 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 博物志文王以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增天氣自正 河上公注老子云

貫人君清淨 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 前漢王尊傳尊

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親執圭

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

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 增鳳凰來舍 政不暴鳳凰來

舍 原張君為政桑無附枝 詳德 蝗不入密界 後漢

詳縣 去珠復還 謝承後漢書云 蝗不入茂陵 益部

為茂陵令 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血云 **甘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云張喜為平興反風

滅火 陳留者舊傳云劉昆為江陵令 **增萬物豐茂** 逸

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 **原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

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 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

嵩為徐 **蟲飛不集** 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為壽張令

州刺史 **增搆火自焚** 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薦食五穀過壽 **增** 搆火自焚 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張界飛逝不集 **增** 搆火自焚 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降輔乃自暴庭中

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未及日中天雲

晦合須與澍 **原蝗蟲消死** 為無錫令何敞 **增東先生**

雨一郡沾潤 **原** 蝗蟲消死 為無錫令何敞 **增東先生**

通神明 三日雨澍眾謂哲至誠乃歌曰東先生通神明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 **蝗飛盡去**

濟北先賢傳云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沙穆為弘農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沙穆為弘農

令界有螟蟲請以身禱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烏垂

同雲四集雨下滂沛 **增** 萬物斯覩 曜微藿傾心神

龍騰舉飛雲觸石墜人在上幽顯 **五** 星若貫珠 初學

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五** 星若貫珠 初學

至德之萌 **蠶** 一年四熟 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

星若貫珠 **蠶** 一年四熟 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

四熟者黜陟使路敬潛至州見繭 **風濤開霽** 義方云王

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 **風濤開霽** 義方云王

而文則同類 **德感三** 麥熟雨如膏白野蕪憂千始集苗蕪雨如

政術部 **德感三** 麥熟雨如膏白野蕪憂千始集苗蕪雨如

州縣貢函卷一百三十一 **德感**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睭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旱霖雨適降詩曰方召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奧源得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旣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頴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巖間傳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倬五曜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璧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

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
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
貞海得一則波不驚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
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
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
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
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
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
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
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四靈賦曰於惟睨人

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
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
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
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
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灑於粲其英
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
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
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

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為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猫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伊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

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增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靄靄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然矣夫天地

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歛倉廩實歛風俗厚歛人民樂歛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增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

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
三禮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
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
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
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元即子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
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
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

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造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頗忤朝恩
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
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
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
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
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
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

本末罷之。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又曰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又曰梁崔堯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堯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

鄙雜故未敢見。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

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

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適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復舉哀布敗適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弗子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厲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

原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

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銑聞曰
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益部者舊傳云任昉
字文始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正
身直道而行由書法不隱為法受惡趙穿攻靈公

是貴戚斂手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孔子而誰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古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董狐奮筆

劉暉索紙

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

孟受惡晉諸公贊云劉暉字長升為侍御史部尚書
郭彰呵暉我不敢截君角暉鴈色曰天子法官而索截

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
校衆人解而止暉嚴直之望聞於內外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漢書
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戚貴幸奢淫不奉
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治皇
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詳司隸校尉尉

后家客

鞭太子傅令

後漢虞延為洛陽令是時陰氏

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榜二百梅陶自序云余為
中丞鞭太子傅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
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
道曲媚家人皇太子持見延請賜以清宴為檄名

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申屠嘉為丞相鄧通方愛幸入

府為檄名通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禮嘉罷朝坐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
血不解臣君釋之又曰申屠嘉為丞相晁錯為內史貴
吾弄臣君釋之又曰申屠嘉為丞相晁錯為內史貴
政術部

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堞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晁
帶劍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
侍勢不恤王憲帶劍入省陵比冀入勅羽林虎賁奪冀
劍即治劾奏罪肩謂陵曰舉君適以自伐也東觀漢
記曰宋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其能幾及揚雄劉向於是
召給事中弘薦桓譚上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悔於薦
舉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
薦之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而

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故非忠臣
解狐薦讎 謝安舉
親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
汝公也汝能當之也夫讎汝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
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于時符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
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曰安
違眾舉親明也

元不負舉才也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朱
零朱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答
死滂不可違典略云荀彧有羣從一人才德實薄謂
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其為議郎耶或笑曰官者以表
才也若汝不任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人其謂我何
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
心恨中部平永缺意牒曰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
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
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
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鍾離獨委贓珠

紀山不視眩玉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上以贓珠賜羣臣
何也對曰陛下以贓珠賜忠臣故臣不受
曰巴郡陳紀山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玉公
卿以為為嬉紀山獨
不視京師稱之
稱以方正 號為廉平 為司徒長
史以清白方正稱 晉書李膺為
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為廉平
政術部

未嘗至室 敢拜
公正
三

奉觥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延資性忠貞云云欲獻延於朝功曹邳輝字君章於下

坐愀然曰司正舉觥按延資性貪邪云云敢拜奉觥歛

大 免李嚴無怨 勅曹騰無恨 蜀李嚴與諸葛亮皆

矯命令邊迴軍亮歸免嚴為民及亮卒嚴嘔血而死以

亮在尚有補過復位之望也論者以管氏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無怨言亮之公正過之也蜀郡太守因計

吏賂遺曹騰益州刺史種嵩於斜谷得其書奏之太守

并勅騰帝寢之無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 後漢

恨憤稱焉為能吏 霍揖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

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揖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

滂引叔向祁奚之願也 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公位薦琳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魏孫資劉放

為廷尉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用事大臣莫

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毗之子敞諫毗云云毗正色曰

主上雖未聰明亦不為聞劣吾立身有本末資放不過

不令我作三公何危害之有 晉羊祜字 增折懿宗

叔子不受私謝拜官公庭謝恩私室也

感張說 冊府元龜曰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

比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註誤者求禮廷折

之曰懿宗擁強兵十餘萬間賊將至輒退保城池乃遺

禍於草澤註謂之切當 又曰宋璟為鳳閣舍人長安

北羣臣愕然謂之切當 又曰宋璟為鳳閣舍人長安

中張易之誣構魏元忠有 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

必不可黨邪醜正以 求苟免若犯顏流貶芬芳 楚守

多矣說感其言及入 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楚守

正 贊無忤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左僕射太和末李

宗夜召楚及鄭覃入 決事翌日以覃為宰相危疑之際

楚多守正 又曰梁劉贊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

雍和與物無忤人若 以私 不為屈 何見謝 冊府元

勉為太常少卿肅宗 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

降禮於已勉不為屈 竟為所抑 又曰劉奇為吏部侍

郎注張文成司馬鏗 為監察御史二人謝之 朝恩銜

奇正色曰舉賢才本 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

政術部 曰監貢 卷二百二十七 公正 右

嗣業報

將至則盛具數百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每朝恩為
 于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蒞職朝恩入監府吏厚其
 主禮朝恩聞而銜之又曰杜景儉為益州錄事參軍
 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
 又鞭笞僚吏時以威勝景儉叱左右各罷散房慙報而
 上俄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
 曰錄事意與天通 令讓魏徵 不從盧坦 唐書曰或
 益州司馬折威風 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曰
 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曰
 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比謗帝令彦
 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可不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惟事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惟事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太常入朝踰位而立中丞
 盧坦指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
 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望
 出二人 先謁九廟 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

京職俊又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
 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
 真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曰公所見雖
 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 象先孤立 陸贄
 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

立爭 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等咸傾附
 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
 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
 幸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
 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 不

從令城 不謁輔國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
 西節度使監軍邊令城每事干仙
 芝芝多不從 又曰韋倫肅宗乾元二年拜襄鄧等十
 州節度時李輔國用事倫不私謁輔國由是改秦州刺

史 未嘗私謁 不事新貴 冊府元龜曰楊綰為吏部
 政公卿多附托之綰清貞自守未嘗私謁 又曰韓臯
 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

政術部 公正 左

任嫉叔文之黨謂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

曰吾不能事新貴人 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

有過御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已其興勃焉有

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鄭朗為起居郎

太和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退帝命朗等適所記

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 **親無所蹤** **壻安**

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 得 **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

宴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為

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戚有犯一無

所縱 續問奇類林曰陳執中作相有壻安得有之竟不

曰官職班自國家非臥房箱籠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

與 **不涉朋比** **不遣私屬** 冊府元龜曰王質文宗時

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又曰相里金後唐同

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

遣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為西京教授官滿至

邑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為西京教授官滿至

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 **喜歐陽修** **責**

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喜歐陽修** **責**

高若訥 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

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公

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掃却善避權

冊府元

龜曰于

有

起居郎

所記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親戚與之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之

竟不

羅貫不受請托

冊府元龜曰裴玠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玠

歷二鎮頗以清心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五代史郭崇韜傳曰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韜所知

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宋璟執奏月將袁高抗議盧杞府冊

元龜曰宋璟神龍中為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有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有司奏月

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又曰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

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亦迴睭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

元迄今以復來則不見也餘人可盡戮乎問奇類高為第一

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終不見也蘇軾剛說曰孫君立

節真可謂剛也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罪麟因以大小使民十

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不可曰逗遛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斬乎孔穎達

犯顏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冊府元龜曰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

每犯顏進諫乳母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報諍爭愈切又曰李朝

隱為長安令有宦官于以非法朝隱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制褒之活嚴善思於雷

霆之下 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冊府元龜曰韓思復睿宗朝為給事中活

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

曰禮鮑魚能正其志周易明夷象辭曰內難正直不登俎

政術部 公正

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曰退食減饈也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蛇委蛇委曲

自得

之貌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毛詩蒸民篇云惟仲山甫

孤寡不

畏強禦 **增靖共** 又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 **原無偏**

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正而不譎** 齊桓 晏

子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

服裘對曰臣非君

茵席之臣也敢辭 **陳完辭未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

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

子辭曰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

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不以私事害公義** 苑說

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

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

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舅犯曰薦子

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

顧吾射

子也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

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注云孟田獵

名陳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

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私阿所愛用

豎刁而蟲 **沒齒無怨** 論語奪伯氏邑 **楊干亂行魏**

出於尸 **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

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

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名而禮之吾故以 **政術部** 是觀汝汝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

也而中知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

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即國可使寧楚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入言之王

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

枉法不可謂忠乃伏鑽而死 無所阿避 史記石奢相也堅正廉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荆人有遺弓不

直無所阿避 老聃至公 肯索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不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則至公也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不賞私勞 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

不罰私怨 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 周公殺管叔 傳左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杜預注曰太叔游楚

王兄弟也亢蔽也蔡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放也吉太叔名也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 治化之本德 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案叔魚向弟

教之基 應厚哭州將箋云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

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改也 荆王不朝 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贈

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

此者 齊桓公相管仲 左傳云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再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

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 苑說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名

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

政術部 治化之本德

治化之本德

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
 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
 丘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果可使持
 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
 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善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比
 舉其偏不為黨
 公正無私孔子家語澹臺滅明有
 貌望其才不充孔子之
 公平無私者順道而行順理
 而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先國家後私讐
 史記蘭相如拜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
 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
 兵於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
 負荊至門謝罪
 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云墨者
 其子殺秦惠王曰先生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行大義鉅子之法遂殺之
 賜而令吏勿誅腹所私以行大義鉅子之法遂殺之
 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之法遂殺之
 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王天下也必先
 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
 之立也出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
 民之主不阿一人注曰上志古記也
 刺治天下當無私
 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
 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翬非
 愛翬也清有餘也醒人之不
 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政術部

尚書卷一百一十一

公正

三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矣古之公

也篤今之公也薄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

外其民故曰百姓之富杖策而去陳平為社宰里老

善之史記陳丞相世家云陳孺子之為宰任安為人

分眾人皆喜史記任安傳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為

皆喜曰無傷也日殫殺弄子漢書金日磾傳曰殫子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不避貴戚刀筆稍遷至

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所薦

來謝絕不復通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常有私謝即

絕弗復案太后外孫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

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王駿奏匡衡

漢書王駿傳云駿為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漢雜事云

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

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

以為妻上遣根就公法不阿親說苑云人臣之公治

國免况為庶人公舉賢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

私漢書云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亭長白

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字叔紀和熹后兄也

曰健直不吐剛而諂上不如柔而贖下漢陽太守銘

當然濟邪肅清足以志在奉公直高節志在奉公

公正

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常無私於

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蒸民

嗣與天無窮也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及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繾帛聘請太子賂遺鄭眾不受後漢鄭眾字

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諸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

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刺舉無避漢書諸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正色當階續漢書趙熹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執法守正東觀漢記云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

駕故收送獄詔書遣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隳詔出

左遷昂丘長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

椽吏入賀門下椽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

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良取以言受進終不肯謁無所屈撓後漢申屠

令書諤直言無所屈撓不避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為司隸校

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不畏豪族謝承後漢書王閎

公選少為小吏慷慨有大節為冀州刺史冀人強悍又多豪傑閎欲厲威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

書不畏豪族號飲者私恩案者公法續漢書蘇章為曰王獨坐也

史以清減責辭疾不聽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政術部公正

史以清減責辭疾不聽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政術部公正

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勳
 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貪鷹欲驚而烹之何哉鵠從
 之不殺正和正和詣勳不見曰
 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
 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
 死一郡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碯討其子今雖
 同歲子所不能赦遂竟治之
 不以私好害公義
 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
 害公義與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
 言事無所依違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
 財終不為言也
 撓言事無所依違
 孟玉亢直不恤其親
 風俗通曰樂安周糾
 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留宿糾亦自劾去
 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
 作亢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
 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市無阿枉
 後漢第五

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
 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守梁冀遣人齋書有請托不通使者
 以詐為謁蕃笞殺之左遷修武令
 人囑書投
 後漢楊震傳云震
 之於水
 不受私謁
 公廉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
 後漢王龔為太尉在
 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不通書記
 後漢王龔自非公事不
 通州郡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為太常常臥病齋
 書記
 澤大怒收妻
 斷絕書屬
 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請獄內自劾
 斷絕書屬
 孝廉弼知權貴多請託弼乃
 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詣之積日
 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
 當朝正色
 會稽典錄云魏朗
 詐無狀即日考殺之
 功曹書佐功曹史吳翁被裘以加朝朗以裘非臣服非
 翁不敬敕卒徹去府君嘉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
 退翁以朗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云孔翊
 代之也
 政術部

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字稚圭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庭事置大器水悉投置水因書於令拒而不受續漢書袁安傳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受

不敢以私人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救功曹占署文學滂不聽曰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玷汚清朝不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後漢書袁紹敢以私人

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紀對

不以私欲撓意略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

致貨因市皆以挂辭魏志陳泰傳云泰字元伯為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辭及徵為尚書悉以還

之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

中郎將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

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

棄此州如脫屣履寧當相累耶

貴其公亮魏志崔琰

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

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

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

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不作

輕重稱不能為人作輕重

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

詳簿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

高臺廳事前槐樹白露穎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

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

政術部

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臨相令長沙太守丹

危包咸遂杖二十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

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升危非子道也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弘字季和為荊州刺史上表

以弘壻夏侯涉為之弘曰夫總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

乎平役均賦抑強扶弱

眾無冤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

劉毅自表戒齋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曾齋而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戒齋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習鑿齒曰夫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窮物而無怨

生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

剛正直繩王隱晉書傳咸傳云張華建議起咸為司理

師嚴雅然正色

正身率下晉諸公贊李膺為吏部尚

陶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

見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前任竟不

也任公平而塞私謁

弟者道將干寶晉紀云苟晞為兖州刺史從母有子坐

政術部

刑監頁卷一百一十一

公正

言

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究冊府元

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增願陛下慎之龜云唐

杜正倫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

朝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

言乖於道理則干載累挺持曲直又云唐李義琰為

於聖德願陛下慎之不交一言續問奇類林

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伏義琰獨挺持曲直勳甚禮之

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弟璟獨不為禮元宗朝名璟

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

思勗歸訴上拒武三思冊府元龜曰宋璟檢校貝州

嗟歎良久撲殺王慶之續問奇類

饑饉梁王武三思恃寵專權有私撲殺王慶之奇類

封在貝州徵其賦璟拒而不與撲殺王慶之奇類

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方武后盛

時朝士使洛陽王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

太子一日慶之忤旨命昭德杖昭德引示朝爭之

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爭之

彌切冊府元龜云徐弘敏字有功為司刑寺丞時酷吏

周興來俊臣丘神勳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

公卿莫敢正言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忤上得罪所

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忤上得罪所

甘心也及東都常被支稅橐以納閑廐休曰為刺史不

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忤上縣令敢拒大夫命云

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縣令敢拒大夫命云

楊場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仙

二觀移牒近縣徵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場拒而不

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敢拒大夫之命場曰恐非保

所論為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貞壯其對恐非保

人之術又云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

當國制書非一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中立正色

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場所執免之中立正色

又云孟簡為倉部負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為

戶部侍郎簡為其屬獨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

之而不領考功事又云趙宗儒為司勳負外領考功

敢退黜領考功事又云趙宗儒為司勳負外領考功

所畏避遷妻老且醜又云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

考功郎中妻老且醜又云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

政術部宗幸奉天陳少遊悉令管內刺

宗幸奉天陳少遊悉令管內刺

公正

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其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唯唯

不往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純

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居中無違附 衡為門下侍郎平

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 出付御史臺 府

直於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 師鞠於禁中幾奏

元龜云孔戣為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

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勅 禁賣人口 又曰

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鞠得其狀 盧從史

為廣州刺史先受南海者京師權要多托 賣南人為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有賢佐 韓愈墓銘云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戣

羞面頸發赤抑首伏 將加害者數四 冊府元龜云賈

氣不敢出一言以對 師道將加害數四 遇事不

始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士類後為李師道賓佐

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士類後為李師道賓佐

回軍又云崔祐甫為永平軍行 不附李實 又云楊於陵

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

不附叶遂為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改秘書少

監 風采動一時 孔帖云崔咸為御史處 謝絕楊國

忠 又云薛莘父順為奉天尉與楊國 清正見知 太平

云王及善為內史雖無學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李

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 杜宗語塞 彙苑詳注云太

強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 杜宗語塞 和中唐持為渭

以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京兆尹杜宗欲 至輔相而四

以親戚託之持類聚云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

方無田園 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

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 正色待太后內侍

園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又云章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

又云章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

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

政府部

刑部

公正

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默識范理續問奇類林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增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縈紆僻將求坦蕩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平擊公初首對公曰豈曰劫下劫一子不劫之也夫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太子豈能與乎上意蘇平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廉潔 威嚴 明察

廉潔威嚴 明察

原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

逃富也增事文類聚曰有鮠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史記曰太倉
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
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
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謹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
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
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原**後漢書
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原**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原**又曰羊
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 **原**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嘗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

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為眾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
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
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暹

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
仲藏為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
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為郎常直宿臺
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
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
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其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
屋蓬戶甕垣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

家無餘財。又曰吳質為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又曰魏舒為司

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又曰王敦籍周顛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世說云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又曰褚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四
僮樵採 又曰阮放為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清約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

萬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增後周書曰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夔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 事文類聚曰隋趙軌或作範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問奇類林曰趙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帝冊府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字又曰蘇頌爲禮部尚書知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又曰李勉

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又曰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又曰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又曰柳公綽爲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爲刑部侍郎自殺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又曰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

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自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又曰郭崇韜爲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旣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又曰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

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硯沈之濤頓止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曰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事文類

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續問
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
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
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
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
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為六卿
瓦器布被益部者舊傳云趙典字仲經

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
被瓦器下詳前一
壺飧 索衣 傳趙衰以壺飧
其廉直不忘君也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
而遷徙去處不過橐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

王陽能作

披絮

遺絲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常
澣衣乃披絮為太常以蓬為

屏風坐無檀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
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吏
積年塵埃并封 布被 布裘 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子
印並如初也

吳蔣欽字公英以戰功遷邊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母
疎帳縹被妻妾布裘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廚為母
作錦被改易幔帷妻 載黃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
妾衣服悉皆衣錦繡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為江
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士襦 為人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嘉為
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 儉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僚屬聞風莫不自勵
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
足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 震

政術部 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真太守
廉潔

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

密慙而退贊云震畏四知又曰楊秉字升節為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

也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珠還合浦錢投

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渭水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三輔廉

然亦不虧其義能潔其身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

戒子不受送遺妻子不入官舍漢歐陽地餘為少府

送遺汝慎勿受何並為潁川清德素誠苦節清規冠冕

榮身冰霜潔已行因儉著名以清聞當官而

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

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增無餘財 無濫積 冊府元龜曰唐竇威為內史

又曰晉李德玩領荊州卒于 無正寢 不理垣 冊

鎮家無濫積亦武侯之廉也

元龜曰温彦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

室又曰李建穆宗長慶初為刑部侍郎建名位雖顯

以廉儉自處為 衣蒲練 乘欸段 彙苑詳注曰姚察

家不理垣屋

通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

政術部

別 衣綠袍 上白金 冊府元龜曰薛萃為浙西觀察

廉潔

七

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筠至燕在襄陽有薛吏常課外
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吾有正俸比何用焉以狀上進

欲解繻

潛織簾

繻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又曰
唐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常造廩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將以贈廩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毀池觀

散音樂

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中書郭子
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五疋

有車一乘

惟彙苑詳注曰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

先人

擺袖却金

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為人求科第夏卿不
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擺袖引身而

衣帶以

有馬一疋

去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
部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

為炷

受紙百張

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步從
而歸又曰杜暹為婺州參軍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

張贈之暹

唯受一

昔清吏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

茶

自來奉新

鄭縣尉罷官歸省母張鎰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贊遊壽
州謁鎰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 王璉埋羹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政術部

肖益貢

庶潔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鄭曉還茗

拜寧波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拜君惠頃入內詢恐累歸擔思便行裝續問奇類

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飲冰食藥鼓琴看

右丞赴任只攜三擔思便行裝飲冰食藥唯向天竺山

鶴白居易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藥唯向天竺山

運出行部內唯攜一鶴何得言產業安有為豚犬

一琴坐則鼓琴看鶴何得言產業安有為豚犬

記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

以文章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冊府

元龜曰晉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親族常謂曰公身俸

二千石鬻有白髮家無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

本無文經武略遭遇提郡印望過矣安僧孺不納錢

有積貨置產為豚犬輩後面不亦愚乎帝遣使者至其

唐介不買珠彙苑詳注曰韓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

帝善之問奇類林曰唐介伴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

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祿

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果然史祿

俸皆遺親黨又虜獲悉分士卒冊府元龜曰李勉在相

黨身沒無私積又曰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崔

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嘗自取粟下崔

與之出蜀唯載歸艙之圖籍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

之毫釐代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齋家嗣其帥番禺將受

膏留放了鬚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租有詩云兩

對翼日又奏臣昨所奏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

載歸艙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

今之廉廉潔三原以廉為本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鄭元不貪為寶或得玉獻諸子

注曰以廉為本守法不失

政術部

廉潔

二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原不利為利**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也自檢斂也

汝必無受利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即**衣不重帛**尸子曰晉國苦奢文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逐婦燔機**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警**餽魚不受**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妾不衣帛**左傳晉執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原身服布被**漢書公孫

無食粟**增民之表**廉吏民之表**原身服布被**漢書公孫

弘傳云弘為丞相**布被似詐**汲黯曰公孫弘位在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并日而炊**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中弘病也

不厭**廉潔下士**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士**乘折轅車**東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白布被囊**公廉不受餽送**漢書尹翁歸為魏百賈

臣心如水平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水**在職公廉**漢書馮立字暉通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

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

康叔猶**廉潔奉公**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廉潔奉公二君

祭征虜**麥數斛車一乘**洛陽令董宣卒官詔遣使者者也

哭大麥數斛車**秋毫無私**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游南一乘帝傷之

政術部

州監頁山卷一百一十八

廉潔

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不

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私

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

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橋米以

見帳中人空索求糶此數萬斛付帳下何公以儉化

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葫蘆悉

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清約率下食不充州刺史乘柴車後漢趙壹

時諸計偕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柴車草屏露宿其

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有泣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長食

乾飯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恒食乾糧會稽

云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正臘僵臥

不起同僚飲食虔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下又曰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正臘僵臥

俸錢不然官薪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

食麥飯謝承後漢書豫章太守度字食豆浮桓階傳云

太守俸盡食豆浮上數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為會

戲曰卿家醬頗得成否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

布受俸常自斬芻妻執爨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

取赤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劉寵各受一錢又曰劉寵為會

曰君子侈不借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臥麤布被承

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寵各受一錢又曰劉寵為會

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間有五六老叟人各布衾敝稠

政術部

淵潔

廉潔

三

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祗裊短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裊穿敗糊紙補之謝承後漢書云羊續字興祖太山

受魚懸之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好啖生魚府丞焦

魚之於庭少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閉門不納妻

子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病

歸勿受在朝清廉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家無

遺產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廉讓率下東觀漢記鄧

太尉在位清白衣敝履穿會稽典錄云徐弘字暉通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不衣不周身豫章彥士傳云羊

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績毀不改膠墨傅之後漢

書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在官不迎妻

子又曰巴祗為揚州刺史在官不然官燭又曰巴祗

史夜與士對坐處暝食不重肴劉虞食不重肴藍縷

繩履張盤取柑付外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為廬江太守

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京

師諺云聞清白張子石齋金還奉字仲宗為廣陵

以囊盛金夜投冀園中而逝冀追不及齋金至廣陵還

奉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公為鉅鹿太守寶之子家

貧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公廉不受私謁

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閣內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漢記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吏子孫亦厚乎以此遺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

入懷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周繹廉吏東觀漢記周繹

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坐無完席後漢薛惇字

長史坐無完席妻謂惇曰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清

供子孫復無完席惇因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席清

白見稱東觀漢記高翔字季迴以儒學徵以清為基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

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

身以清名為之基以二許允清吏魏志許允為吏部

千石遺之不亦可乎趙儼為驃騎義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

吏曰清趙儼為驃騎義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

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乘薄笨車又云時苗始令壽

西徵為驃騎義手上車乘薄笨車又云時苗始令壽

牛皮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不露宿

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不露宿

樹下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案

傳露宿樹下將麤衣惡食魏志司馬朗為兖州刺史

從不過十餘人麤衣惡食魏志司馬朗為兖州刺史

軍旅常麤衣惡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

食儉以率下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

受金魏略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

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

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賣田自給魏志和洽字陽士

至賣田宅并日而食又云裴潛為兖州刺史

留以挂柱魏略曰裴潛為兖州刺史常作妻子衣食

不充魏志徐邈為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妻子飢寒

蜀志鄧芝為大將軍不治產業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妻子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政術部治盤頓廉潔

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產業

不別治生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妻子飢乏吳志呂岱為并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牛產

擯以留之晉書羊祜傳云祜無子太康二年以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產積及遷魏舒無宅又曰魏舒字陽元領司徒年過而留之

以俸秩散餘一無所取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諸將競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

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鄧攸為太守郡常有送迎錢家無餘祿又云潘岳賈

無餘祿貴而食貧子弟耕而後食

知命位極人臣家子弟耕而後食

畜資產子弟耕妻不衣帛

有節妻不衣帛魏朝私假裝

以其清班示天下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假裝并糧食無所復賴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臨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增我獨以官貧

類林云房彥謙為涇陽令增我獨以官貧

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增我獨以官貧

白名下不虛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

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清郎

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清郎

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再世清節

尚書邢邵呼為清郎再世清節

國累年未嘗改治挺身而退

第宅僮馬敝弱景倩真清

政術部

尚書部

廉潔

六

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
有吏言狀曰某詐清景倩真清
為魯山令歲滿筭餘
一縑駕柴車而去
得父清白
唐書云楊隆禮為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

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慎名大理評事
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慎名大理評事
首彙苑詳注云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
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
我無一爐惡可並
志獨異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
盡我得知之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
貨納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
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

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
無一焉惡可並我言訖復絕
武臣以清廉聞
冊府元

珍為廊坊節度使玠武臣為政
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
盧均不問
又云盧均

中為廣州節度使先其珍貨均悉不問
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
馬骨高
歐陽脩

清馬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

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蕤顏色比瓊玖因
官射利疾眾喜君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
以

布易錦
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
唯啖
圖書數卷
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珍

寶為獻者皆却之
執付有司
續文獻通考曰景泰七
東歸纒圖書數卷
年洗馬柯潛奉命主應

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投潛叱之復懷重器固請潛怒執付有司
摩尼珠
續

奇類林云摩尼寶珠置泥潦中經百
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百

畜琴廉潔四
增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

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

政術部

州監貢

廉潔

三

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
蘖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
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
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衾定
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援毫
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
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
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
增誠唐姚元崇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

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
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
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
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
人不知莫若勿爲 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
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
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
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
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

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庶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元甲堦庭反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

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暹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紵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為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增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

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讌
 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
 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
 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為陳許帥

增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灑舟之浦戶
 千人萬實俟庶能露冕褰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
 蕤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賫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
 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為貪置之者
 無聞於詭

恕一

原包荒 含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眾嘉善

參見人有細過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

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 **有容乃大** 不欲勿

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荀爽美之 **施書**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子貢問曰有一

施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

施於 **先人後已** 作順施恕 禮君子先人後已

施不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增寬裕** 平恕 冊府

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
 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狂去甚泰而已又曰馬懷
 素為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 **斷鞅** 折

政術部 **怨** 怨當時稱之

足事文類聚曰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

物嘗使僮飼馬而蹄之僮怒折馬足登知而不責

迪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

者誤以醢進迪簡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而偽以酒

薄白景略請換之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

不忤物情州城西橋又曰漢王周曰橋梁不飾刺史

粟出私財以修之沈矜蠱道遺盜財李勉為江龜曰

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

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請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

裝解送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貧苦至此無

行速去恐為他人所擒幸失犀角破馬鞍龜曰裴

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

者誤遺失已而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馬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酸俱碎

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挺忽直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酸二

二酸俱碎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曰汝誤也又曰

宋有閣吏隸御史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優劣

每聲喏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

中丞問爾挺忽直豈觀我失耶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

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

四若使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乎范大笑慙謝

灑筆富舉鞭孔帖曰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

乃灑筆曰墨汚爾山堂肆考曰宋富韓公致政歸西

都嘗著布直掇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

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

碎瑪瑙盤饋金石藥

伏謁道左公舉鞭竟去

元龜曰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

觀之行儉因晏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

軍吏王休烈捧盤誤躡衣足跌盤碎叩頭流血行儉笑

政術部

尚書員外郎卷一百三十一

恕

三

有饋金石之藥者云嘗之矣登服之發毒幾死訊之未之嘗也登無愠色不詢其由即

委以事亦察之而不能面折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

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問奇類林曰杜衍歷知州提

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暇拳擊甄琛酒沐元衡甄琛為長史曾為母極令時

競之間以拳擊甄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公事言

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善遇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兒史記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

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

治乎卒善遇之遜齋閒覽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

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

曰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豈敢以

為念不忍與之較山堂肆考曰呂夷簡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誤

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惡池誣以事降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兩浙轉運使

釣償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拭唾是逆其心吸

醋乃可為相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授代州刺史師德

拭之而去師德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

待其自乾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

乃可為王旦送還寇準彥博上言唐介山堂肆考

宰相矣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

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

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

政術部又曰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

政術部

怒

三

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
別駕彦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名臣不敢行於是
上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已

丞相 朝士 簾下 遙指 參政 問奇 類林 曰李沆為宰相
賦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
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
踉蹌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終無忤意又曰呂
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子亦參
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
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衣進父 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 孔融特賞 後漢書曰吳
守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
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祐曰掾以親故觀過知仁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為北
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特賞

不疾何恤人言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
受超節度超即遣書將鳥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
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

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
省不疾何恤人言 不時應答 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
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人所從後言

從朱衣上過 世說云桓公在荊州取以
古人所戒也 從朱衣上過 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
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梢雲根 豈以鳥傷
下拂地足意識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原醉嘔車茵 詳寬 增醉溺殿上 漢書云張安世為光
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 增內省
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是解事僕射

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

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歲

活無罪數百人又云李

恕詳正大獄活

為田舍子

山堂肆考云婁師德常與

不能遠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

參罪不至

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乃得賤驩州司馬

死又云竇參常傾陸贄後參為李異所奏上欲殺之贄

非大過不榜責

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

捕支黨累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坐止魁惡十餘人他囚

悉原縱及赦使覆按諸囚咸叩

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舉無異辭

終日無愠顏唐書苗

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

牧守遷轉是常

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

府冊

元龜云蘇良嗣為維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

史妻妹事釋請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

不聞所已解持燭

累也他顧燭然公鬚公以袖揮之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燭矣武襄踵門謝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見優人以

儒為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武襄罵不絕口武襄

自若笑語益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何錮之於盛世

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

使轉運出按部內唯攜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

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容民曾鞏詩云容黑白不太分

政術部

淵蓋頁內卷二百二十八

恕

言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
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
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
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為
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

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
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
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沆乾元中為陸渾蓋屋咸陽
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沆竭心撫綏副元帥
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
當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鄴
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
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

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孔帖曰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
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
男子不記頭上尹耶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
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
寧威名寇盜輒止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
年每戰得番必剗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
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

呼玼名以怖之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
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為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鬚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
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
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劒下堦斬其首
申臺省自劾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
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
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

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勅
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函

原還檄 解印 喬元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

發案益急昌竟下獄 朱穆字公叔為冀州 疆項

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 與主驂乘

斂手 董宣少年為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疆伏宣手據地不俯因曰疆

項令 鮑永為司隸鮑恢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

以避 鮑 治東海 振南陽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

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于義字仲

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為婚又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 收張

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輔 執馬成 王尊為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

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 救掾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

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

貪汙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

振郡中 虞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姦盜延收之

陰氏每一書囑延輒加笞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囚徒

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

曰爾久依城社為巨蠹云云帝 不惡而嚴 有威可

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左傳北宮文 州郡畏

畏 子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威 姦滑縮首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

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博

威嚴 吳志士變 豺狼當路 鷹隼始擊 張綱劾奏

聲教流聞云云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則信成功

第三下詳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言威勝愛則信成功

政術部

尚書卷之三十一

威嚴

三

詩柔亦不吐 **違疆凌弱** 亦畏威稟命 違疆凌弱非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直**

諸葛師古注云言間者何久濶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汝南先賢傳云周乘為交州刺史上言交州邊域長

吏百姓願為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聞 **增乳虎** **阜鵬**

史記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郡國出入關

者號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 **冊府元龜曰唐王**

志愔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 **火烈** **刃傷** 詳上

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阜鵬 **火烈** **刃傷** 詳上

第一條 **鹽鐵論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

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辟若

握火蹈刃則民畏 **吏人畏**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李

忌而無敢犯禁矣 **吏人畏**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李

史糾發奸豪無所容貸甚為吏人畏服 **又曰魏謩**

為御史中丞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

殺劉詡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

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又曰** **以法**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 **又曰** **以法**

誅 **因事殺** 錦繡萬花谷曰唐張巡為真源令土多豪

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孔帖曰柳仲郢擢劍南**

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

因事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治通鑑曰蘇良嗣武后時

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

阿師第於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之 **天中**

記曰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

毋犯宰相 **作意此人** 元和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

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

馬杖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而小將

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上無以

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三**

政術部 **威嚴**

尚書百卷二十一

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醮三日上

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

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毋敢犯者又曰

范純仁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草木知名豪猾奉法

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所矣唐書曰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

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孔帖曰李頻遷武功令神策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口悍然出入閭里頻密摘比伍

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族滅暉氏

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笞殺廷芝南史記曰郵都者楊人也孝景時為中郎將濟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暉氏首惡餘皆股

栗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芝嘗休沐久

不還行立召之曰軍法踵日者斬異時以一以聲

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

能生能殺商子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

生能殺曰攻又曰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

敵之國必強彈金吾李祐殺牙將白約冊府元龜

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

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瞻落温御史矣又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

笞殺奉宸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冊

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雜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

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笞殺之下詳

作意此樓季弗踰十仞盜跖不搏百鎰韓非子曰

政術部

尉監領也卷一百一十八

威嚴

三

鑲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欲
淺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抱朴子曰六軍
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歎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
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原桃李不潛掇韓子云子無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
氏不敢飲羊增以姦民治
商子云以良民治必治至強
今異俗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
父

薄愛又云母厚愛處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陸子
人之威非色非脂粉所能飾大
非斤則斧賈誼治安策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
至於斃解之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
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
壞一爐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折之以武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
也

原號為蒼鷹漢書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號

為取龍益部者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
不舍郵亭漢

霸為穎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
民有欲請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
與

書霽威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感愧自殺姚期字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弟陸在外

郡陸感愧自殺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

政術部
威嚴

先露章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白巾出府前漢朱博

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

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

駢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

走出府門當順天氣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

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實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實曰其次文曰豺威能討姦後漢書曰張堪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威能討姦世祖名見諸郡

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威能震敵桓階為

昔在蜀其仁足惠下威能討姦威能震敵趙郡守

誅暴立威東觀漢記朱斥佞畏威又云朱暉斥遠

王甫死杖下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畏

以雷霆王逸論云郡縣聞之莫不震慄張璠漢記云賈琮

界高塞車檐曰刺史當遠視破柱取張後漢李膺

廣聽何為而垂帷乎云云破柱取張後漢李膺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厲威嚴逃還

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還

朔付洛陽獄受百寮嚴憚罔不肅然益部者舊傳曰羅衡為萬年令

公卿憚之漢書陳咸為御史中丞吏如良鷹漢書

好學為郡督郵鄴令及新野令皆不遵法嚴刑必斷

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歎云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紉上姦慝自彌楚國先賢傳云二千

檢下嚴刑必斷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攻竟其二千

石阿縱皆舉免之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民不敢欺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舉朝憚之尚書令舉朝

政術部

刑監領

威嚴

三

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恐**增**民之父母周書云惠者民之仇

望風畏憚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其名望風畏憚**少遊悔懼**又云實參代宗時為大

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不避權貴**又

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請參

實參為御史中丞不**威望特振**又云李絳為御史

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惡少遁去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

皆望風**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

遁去

不知書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立擒而鞭**

之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未嘗輒貸**孔帖云王

令豪強犯法**以威重見稱**冊府元龜云李嵩為太常

未嘗輒貸

風儀秀整皆**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

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增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

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廉能使為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

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述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

政術部

刑監頁

威嚴

三

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
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
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
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
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
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
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
欺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為盜賊發輒
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
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
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後漢書曰
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
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猶知也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
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唯藁
苑詳注曰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
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
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
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
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
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熨
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
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
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
史相知滅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受官後即添
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
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爲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

塵無逢權懷恩賈賈曰今平金費萬人懸棺故安

史明察二無畫心如為下王如為士憐受官對明

原外寬內明入進善黜惡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化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

民不能欺吏不容姦典略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冤民官無停事三輔決錄曰應璩與母丘仲

事不疑收方遂丙吉議小兒前漢雋不疑傳云始

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夏陽人姓成名

方遂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請闕廷尉

逮名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

市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一

交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曾聞真人

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

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增無寬者輒知之

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冊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

書夜巡警絲毫越法略無寬者又曰姜晦為吏部侍

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

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

不首乃其繼實非盜冊府元龜曰晉安重榮為成

其子不孝者重榮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詬

罵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射之幸箭而

斃又曰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

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
 遣爭者出顧謂州網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惠
 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
 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吳錄曰張舉為句章令有
 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詣官妻不承舉遂取猪
 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
 無灰妻必記主名乃探他書隴右副元帥臨下明
 伏其罪軍必曰其有某勞某能其事雖斷養小善必記
 察每理軍又曰王諤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主名內韞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退鏐乃探取他書焚之
 人信其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按
 驗下吏以人皆自勸吏畏其明册府元龜曰王忠
 為神明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
 名以罪之入皆自勸又曰韋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
 判南曹吏自持量衡必設鈎距册府元龜曰荆湘
 畏其明自持量衡必設鈎距王臯為潭洪荆湘
 觀察使知人疾苦每遣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
 絕吏之更易曰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推抑豪右事無

大小必知其有姦故以此屬韓非子曰子產嘗晨
 設鈎距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
 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
 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問奇類林曰宋張
 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
 果以此財為壻壻持書詣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
 故以此財屬壻壻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野父爭雞
 其財三與壻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二人挾絹南史曰傅琰為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琰問何
 食豆者魏書云范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
 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
 色於是擒之密送女奴掩捕少年若水為同州推
 服其罪焉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
 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
 應死州官以為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請州密送
 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政術部

悉破械縱之。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宿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僧見之因夜亡去走草中忽隨得之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詰縣掠治僧自誣獄成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賊吏食於邨店嫗婦人乃此邨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更究寡婦使收門士曰曹攄字服一府以為神

顏遠少有孝弟行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值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又曰攄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批押利病未嘗差舛剖析詆欺無不詰之果然

彭敗未冊府元龜曰吳湊貞元中為京兆尹掾吏等以湊呈冀免指摘湊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又曰王播元和和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情偽盡知又曰民之情

咸稱神明前漢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識事聰明吏民不

厥德文明東觀漢記郭賀為荆

州刺史百姓歌之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

明於發摘姦非

枉訟理察

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

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

而為政清明

過而為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為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

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政術部

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

增號神明

孔帖云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

又以前老并賜藜杖一枚

又云嚴郢拜

後選簿亡舛多偽冒栖筠

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

嚴明持法令

京兆尹嚴明

持法令敢誅

人不敢欺

冊府元龜曰後唐張憲為興

殺盜賊一衰

利病洞知

唐尹知留守事剖析聽斷人

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明察四

增論唐李温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

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

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

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

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

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

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

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明察

三

少不煩棋者...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又解系傳...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疾惡 摘伏 稱職 才過職 不稱職 附 守職 戒慎 遺愛 異績

疾惡一

增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如淫色來嬖

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

又曰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

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

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孔
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温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
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
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 東觀漢紀朱暉為臨淮守
晉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
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
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

問劉功曹不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 樊曄為天水

盜無出獄 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

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維陽吏格殺

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後漢樊曄為天

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

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

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增剛復** 介潔 冊府元龜云劉

涼州為之歌云 **介潔** 進剛復嫉惡歷

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 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蕭儉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
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 **為蜮**
詔徵播詣京師儉力爭上不聽儉遂辭位
有鴉 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
又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毒 元陽妙經曰寧近虎狼獅子猛獸大火
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猛虎如四毒蛇不可親近

敬汝南人有史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

敬不忍與惡人同席又曰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薊門時

朱克融方叛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

驗何益乃極言盧杞請斥李繁為翰林學士德宗

沈之於江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

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悅又曰權德輿為太常卿時

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

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

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恥於共世不在其位抱朴

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恥於共世不在其位抱朴

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刀尺口為

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跋踏

恥於共世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不蔭惡

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不蔭惡

木不飲惡泉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狡吏無所容宦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名也狡吏無所容宦

官當盡去

冊府元龜曰李玘開成末為司農卿玘疾惡

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絳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疾惡三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

增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目有眯

子華子云國人有疾

原戮於兩

又云螻蛄在東莫之敢指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政術部

政術部

疾惡

疾惡

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挾徒成黨其譚說足以飾褒瑩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人如務去草勿使能植呂氏春秋之奸雄不可不除

農夫之務去草焉絕

捕郡內豪猾漢王温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其本根勿使能植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漢江充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賊禁察踰修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道不拾遺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

增五逆所擊誅者五逆

原問貴戚

放橫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

輩豈能知此

疾惡若仇謝承後漢書張佺為山陽令御政清潔

貪饕

賣菜傭乎

流放潔士盈朝汝南先賢傳許子

陳相罪惡元收具

考後漢喬元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

誅鋤姦黨門夜

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坐檻車徵

不閉益部耆舊傳云

疾惡如讎王隱晉書羅衡為萬年令

疾惡四

增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

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

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疾惡

疾惡

疾惡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鈎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

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奸摘伏

增納刀盜印 朝野僉載曰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

王衛刀殺張迪却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貞遂自經上疑

之差御史蔣坦覆推追店中人唯留一老媪年八十餘晚

放出令密覘之曰媪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坦

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媪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迪妻縊殺是實 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

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令追買木一行

人械送皆以屬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

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

果重疊冒請 **盜男殺妻** 風俗通曰穎川有富室兄

盜印為之者 **盜男** 殺妻 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

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

婦抱持甚急霸曰此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悽愴

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苻融為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

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

摘伏一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

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

婦抱持甚急霸曰此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悽愴

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苻融為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

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

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

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

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問

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

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

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兩

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

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殺豐期以新沐枕為 **市皮書菜** 北齊書彭城王浹

驗是以誤中婦人 **市皮** 書菜 字北齊書彭城王浹

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浹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

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

三畝數被偷浹乃令人密往書菜 **遺劍** 摸鐘 漢書

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 **遺劍** 摸鐘 漢書

政術部 **摘伏** 摸鐘 漢書

政術部 **摘伏** 摸鐘 漢書

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悉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聞州縣得以伸理乃悉奪財還子筆談曰陳述古知浦城縣時人有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其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遂無所貸為有名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承為盜無所聚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發其奸史京輦姦豪唐書曰李勉調開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無所容貸難治勉多所發摘無不首伏冊府元龜推姦抉隱為有名多所發摘無不首伏冊府元龜吏部侍郎掌選多所發摘又曰韋陟為吏部侍郎嘗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瑕者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贖得數人莫敢犯動若有神冊府元龜百員缺以待淹滯

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人吏莫敢抵犯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潛遣左史伺察善惡發摘姦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詳

令斷縑 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縑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

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令斷縑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縑主稱冤

宣然後呼 **原京師稱有神算** 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責之具服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為上虞長

歎以渙為有神 **增唯勤而清** 彙苑詳注云傳劇為吳令往別算為將作大匠 **汝真是盜** 晉書云符融在

吏民謂 **汝真是盜** 晉書云符融在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 **汝真是盜** 冀州有老母遇

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汝真是盜** 冀州有老母遇

政術部 **摘伏**

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反誣
行人為盜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乃正色發摘如神梁書云
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

機警為吏部尚書書牘盈案賓有若神明隋書云
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

州刺史其風俗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
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

佯失告狀唐新語云李靖為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
帝命一御史按之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

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
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

不同即日還以聞三日內必擒孔帖云蘇良嗣政尚
高祖大驚靖不坐

擒皆能摘發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
郎有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

摘發其事牛歸女壻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為武陽令與
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犝牛依於妻

家八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
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

將詣妻家邨中云捕盜牛賊名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
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誣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
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增璽書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為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

訓兵心力俱盡廼眷蜀中眈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

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

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增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元李朮魯翀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顙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

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

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

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傲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

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款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官材適用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然後官之輪轅適用

爵不喻德

祿必當位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韓詩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

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閭孺部汾北

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漢書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

法魏志王基字伯興為荊州刺史 **契為司徒百姓**

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典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子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後漢耿恭為校尉屯後

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晉諸公贊云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其後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大小**

政術部

尚書領事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增**蘇賈 常楊

冊府元龜曰賈會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

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

泰中為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與 **裴馬** **盧李** 冊府

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為常楊 **裴馬** **盧李** 冊府

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

行儉馬載為吏部最為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 **護溝瀆** **闢田疇** 冊府元龜

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護溝瀆** **闢田疇** 冊府元龜

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 **諳練典章** **簡拔賢俊**

今賴之 下詳加戶口注 **諳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

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 又曰後唐

任圜拜平章事兼判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

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

曰梁劉捍便習賓贊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

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敷揚命令勤幹吏職 又曰後

唐盧文紀為吏部郎熟於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 冊

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 冊

元龜曰齊映為給事中白哲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

南還長安嘗令映宣詔令 又曰崔敦禮為通事舍人

辯於詞令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

尚書獎鑑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又曰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

省 **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 冊府元龜曰房元齡為秦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

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孔帖曰蔣洸遷大理御持法明

突承璫計王承宗郁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

執不可挺議鯁固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

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 又曰韋

繩天寶初入為祕書少監元宗尚文繩刊具圖書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實王為中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實王為中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實王為中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政術部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東都事略曰李諮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
世務處劇 **不能易字** **以為至言** 山堂肆考曰唐孫
若間暇 視其草欲易一字不能也 又曰宋御史呂陶劾司農

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不成點知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此必不可成
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決不可生之地時以為至言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
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
吳三年登焉 又曰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

悉以陳論凡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 冊府元龜
八十四上章 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詰為準的 又曰梁
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祖述

前載甚得 **范祖禹講官** **蘇天爵學士** 范祖禹在邇
王言之體 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
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

為第一 **交相揜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 **臺諫原**
香曰以為鷹鷂不如鸞鳳渙乃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栖
也 龍統字士元劉備在荊州以士元為棗陽令在縣

才過職棲鸞 **展驥** 王渙辟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為治中 **趙魏**
驥足耳備名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為治中 **趙魏**

老社稷器 薛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因遊觀奄至廣都眾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將戮
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

罪免官 **人浮於食** **位不充量** 禮書 **過猶不及焉**
而已 **用牛刀**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割

捕鼠 冊府元龜曰顏師古隋仁壽中為安養尉尚書
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尚書

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曰安養尉尚書
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政術部

崇盛貢為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二

拘下位 處賤官 開元天寶遺事曰張彖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歸 記纂淵海曰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個

儻不羣雖處賤官而有憂 以子孫托 有公輔器

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 四朝史曰張昇為

楚丘主簿王曾 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 足逸者

識其有公輔器 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 原不稱職素餐 尸祿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 曹子建 辱高 涖

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 小 敢辱高位 晉庾峻上疏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

器 仕則官無絀 政矣能小不能大 可降還涖小則人以 無德而祿 殃也舟 所宜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 增托疾 養望 冊府元龜曰

時為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 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鞠托疾以避其事

又曰敬恬代宗時為御史 兩端 三旨 唐書曰蘇 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

居相位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決斷明白但摸稜以持兩 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摸稜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

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 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

云已得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冊府元龜曰李元素

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 又曰李珣文宗開成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

曰李珣為人疎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楊師 易不稱此官 道為吏部尚

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 冊府 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

政術部

尚書部

稱職

三

虛論多不近理時頗為時議所少終無稱職之譽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

偏駁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又曰周景範世宗顯

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

剛正然劇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才過職不稱職附

原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君子得與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

廬舍也明在上之位唯德君子則為下民飲食衍

衍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衍衍飽樂也

餽非素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飽也類使類能而授方任能量能授爵任

良授官人存政舉其政舉器使君子使人官

修其方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

息守不假器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

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

有猜焉注曰挈瓶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

人佐天子理陰陽史記云周勃為右丞相文帝問勃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曰君所主者何事

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內親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

附百姓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吏稱其職孝宣之治

非法百姓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 官僚震慄 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紀陳蕃為汝 拔貞實斥華 偽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貞實斥華偽乃至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魏志鍾會為大將軍府管記 室為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

子產 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為 居位持重為任 吏部尚書官人稱允

職臣 晉書云山濤薨以魏舒領司徒有 孫會記室書 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檄立成 又云孫會以策于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 岳逸民動以勤王詞義甚美王以為記室參軍

每造檄或驛馬催之 增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 應命立成皆稱旨

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 撼天心 類書確 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云隋趙綽為大理少卿文皇帝令斬二人綽曰當坐杖殺 之非法上曰無關係事綽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

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克專弓冶 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木上乃止

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嘗謂之 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

可謂不 獲當時譽 又云杜如晦為吏部尚書掌選 墜家聲

白魚表 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 不復 有當時譽 又云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出為 明 停思

習舊事 又云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 甚有能名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為吏部侍郎與敬 人得歡心 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 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 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勾 詳而 當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政術部 宗監領名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政術部

宗監領名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政術部

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 復貞觀

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

所復行時議以為復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顏貞

貞觀永徽之政也 重撰謚冊樂章 又云吳通元與兄通微

大夫軍國之 事知無不言 元初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紆為昭德王皇后諡

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皆不稱旨並詔通元

撰 重 不失錙銖 又云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 彈劾違

犯 又云齊澣弱冠為監察御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

舍人在館三十 美容儀 又云姜柔遠為通事 八十

年多識舊儀 不哀 又云裴矩為民部尚書年且八十 羣僚側息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果敢略無

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

息側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 王

言之最 又云孫逖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

曾韓休許景先及 銓敘人倫 又云楊纂為吏部侍郎

以公當稱 又云于邵為比部郎中嘗 一志農戰 又

令狐彰為滑州節度使瘡痍未復城邑 因人之利 又

為墟彰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牧黎庶 詞藻之美

練其風俗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久在并州 振職 孔帖云高

又云韋承慶為雍王參軍府中文翰 有大臣

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器 又云韓臯資質厚重有大臣器遷

善其振職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 以稱職兼 又云

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詔左右史立螭頭記奏對 政術部

職兼集賢院直學士無易珙才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

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有當官之稱唐書云李澄驟

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屬僚歎服又云王播字明敷轉刑

有吏幹明於几案節將屈服府

甚有當官之稱慶曆四諫奇

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撰會計錄海

之座右詳決如神鐵面御史編云趙

元龜曰晉桑維翰為侍中嘗一制除節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此公

類林云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位不配材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材

惠公王懿敏公為諫官時人謂之四諫此公

云皇祐二年田况為三司使撰皇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祐會計錄金穀利害纖悉修具鐵面御史編云趙

拊彈劾不避權倖聲施凜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位不配材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材

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武后此公

坐也唐書曰蘇珣調鄆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鄆多訟

齒晚不簿領中乃有是人四朝史曰吳仁澤為雍丘

及見中乃有是人原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勝言不

致寇至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求賢

審官以資共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增唯騁詞辨

冊府元龜曰唐温彦博太宗時為吏部郎中知選事意

事機務 壅滯 不稱良史 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岷為左庶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

勤苦然多遺 輕笑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起武力 云又

幸待價起武典選無 不能動搖山嶽 唐問奇類林曰

銓總才朝野共嗤薄之 御史大夫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

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 震懼州縣為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不稱職

公 天中記云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

公 泊入相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號為曲

子相 年踰六十 冊府元龜云晉陳瓚為謁者年踰六

公 金碗玉盃盛澣溺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孫忌與馮延巳俱作相忌輕延巳曰金碗玉盃

而盛澣 但書名 又云五代宋帝命馬裔孫為相裔孫

名而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

已 稱職三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側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

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

楊億不通商 不通華言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

量真有三甲授安丘縣丞 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金濤中三 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不稱職附

增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

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顏

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政術部

尚書類聚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上

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劔
 奪眾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
 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
 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
 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鼈李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自東都留守
 恩新換閩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濶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
 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
 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
 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

增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
 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
 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為中書舍人

政術部

制誥類稿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
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
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
茹甚稱厥職

增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
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旣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
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
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增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
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
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紈
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
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
魏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己墓誌銘序曰
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
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
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隱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肩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爲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邠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鄽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爲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

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衷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

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

興寢端憂坐向微庶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
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

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

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

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

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

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典司

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

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

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

也 前左師下詳 增橫劍 持杖 續漢書曰種暉字景伯順

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賈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嵩

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

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

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名滿聰進位二等 批

制敕 封除目 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

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 經濟類編曰司馬

得元以來又曰司空干頓索賂事覺連僧鑿虛鑿虛自貞
 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
 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
 面釋此僧駁駙馬下糾道士府元龜曰後唐趙光逢
 請先殺臣駁駙馬下糾道士府元龜曰後唐趙光逢
 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為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
 中道士許嚴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卿因此左道求進者
 衆光逢持憲令殺犯法欲斬私役素立武德初為
 糾之伏法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
 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
 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有節令
 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
 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懷義除名王澈伏法冊府
 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為昭陵
 云狄仁傑為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范懷義並為砍
 昭陵柏木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
 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臣所以不
 敢奉詔

州刺史王澈犯賊朝廷以澈功臣之子自有樂官任
 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自有樂官任
 此是待詔職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
 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問奇類林曰仁宗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
 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原世不失職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及熙為元冥世不實能金木反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牧修
 失職遂濟窮桑各止其位出其位禮記王制云凡執
 賢君子則良所執技事上不移官禮記王制云凡執
 處各止其位也執技事上不移官禮記王制云凡執
 官鄭元注云不如守官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
 欲專其事也不如守官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

政術部
 守職
 守職

子韙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論 **恪居官次** 左傳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

名公鉏然之敬恭 **真守法臣** 韓非子楚王急名太子

朝夕恪居官次 **妻為組善吳起使歸** 韓子

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庭理舉及擊其

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真 **增不**

吾守法之臣乃益爵二級 **增不**

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

也其妻曰用財一也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非語也 **增不**

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增不**

待三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不**

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 **士不兼官** 慎

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鹽鐵論云

御者之過也百姓 **原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

吏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

也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

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

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

而返 **奉職佳吏** 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顧

邵卒權問所用蒙 **增唯思廉侍王** 冊府元龜云姚思

因薦遺奉職佳吏 **增唯思廉侍王** 冊府元龜云姚思

侍讀屬義師平京城府僚駭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

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

云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

郎署位而已崔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

多異 **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元

同 **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元

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為諸道散將 **作魏**

無故受正負官是開徼倖之路由是稍忤時宰 **作魏**

政術部 **守職**

尚監頁也卷一百三十九

徵段秀實傳

唐書云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

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

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剛正守法

道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從之

元龜曰崔沂梁開平中為祭酒司業則不可

御史剛正守法人土多之

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

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獨擊鵲又云王懿敏公素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

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

曰如此尚可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

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囚得生越職而言罪也宋史

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

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

天中記云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

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增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

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

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鬧傳平原城壁堅

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濫瀕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

政術部

守職

守職

守職

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賦唐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他將顏厚餘克股慄戈鋌有耀歷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敬慎 廉謹 冊府元龜曰吳湊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

編歷中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致也又曰劉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而已 **削橐** 焚制冊府元龜曰戴胄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橐外無知者

又曰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 馭舟 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荀子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虎變** 龍行 尹

子曰聖人道雖 **如臨淵** **不垂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有二乘** **慎一**

說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

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

之身足以見其治是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

以君子慎其寡也 **不起黨與** 龜曰韋

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學士在朝清慎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

介潔不起黨與 **政術部** 皇甫無逸太

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連日不得上道又曰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漏洩他皆如是然猶如此為郎中令奏亦不務矜衒

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行如繩墨手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

執圭辟 語苑曰唯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何氏

墨 未嘗被奏 復有何憂 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為郎

其重慎 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御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 翁叔不敢近 韓非子曰唐谿公謂昭

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

女不 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 冊府元

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亦不談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嘗臧否 漢書

光字子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季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吳湊

大曆中為金吾將軍小心廉謹偏見信任又曰裴垪

大曆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一以問垪垪小心 謹慎甚稱上意 政術部 戒慎

戒慎二

增衣初易曰六四繻有衣初終日戒

原唯子小子不聰敬止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

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讐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武王圖商至於鮮

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

東躅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

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范文子言 范武子謂文子于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

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

不敢以嗜貌有爪而不敢以撻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 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

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

哉無隙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問

謗譽於路辨灾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

曠其眾以為亂梯 **增**不答温室樹 漢書云孔光字子

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 慎乎

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所不察 申鑿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

慎乎所 動斯得 楊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

君子不動 寡門不入宿 意林云寡門不入宿 二十

動斯得矣 餘年未嘗有過 冊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

過 比之金日磾 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為右驍

衛四十年時人 不敢獻名馬 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

比之金日磾 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 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

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誠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

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政術部 戒慎

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
援而外施窻窻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
峻其垣牆而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
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
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
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
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
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
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
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
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生祠附

原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
前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

愛人歌之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 蜀諸葛侯瞻亮之
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
相告曰諸葛侯所為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
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

魚為姑臧長被徵吏人羞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
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後
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
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
政術部

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眩聞當去
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增揮涕 割耳府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為雋州刺史
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又曰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兗州荆州長史
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臨其郡
所在 **裂裳** 竊

鐙 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
鐙薨四州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册府元龜曰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觀察使
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竊鐙者
臥輪 **毀橋**

册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
姓官吏至臥輪斷鐙塹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
又曰袁象先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

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温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
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
又曰張乖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

號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罷市
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開所留文字

乃公畫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
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僊遊閣為之立祠 **奔**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册府元龜曰裴懷古中宗神龍中
州長史吏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

赴逾眾 又曰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
令御史劾郢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人將請闕

救郢德宗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
皆迎拜喧呼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册府元龜曰薛

聲聞數里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册府元龜曰薛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并賦均一

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 又曰崔務智為博州清平
政請闕請更留一年制許之 **絃歌薦食** **縞素送**

畏 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渙為洛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
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薦之 册府元龜曰崔

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 **童稚十餘**
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歲 百姓數千人 册府元龜曰韋景駿為肥鄉令後為
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

政術部 **遺愛**

政術部 **遺愛**

政術部 **遺愛**

政術部 **遺愛**

政術部 **遺愛**

犒餞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未生何慙慙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麻宇學堂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觀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

原生祠杜軫荀
荀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縣最百姓為立生祠荀勗為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石相

樂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為立齊相祠漢樂布為燕相燕

號神父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

增李琪表
冊府元龜曰錢鏐為吳越王開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錢鏐為吳越王開

率錢十萬
又曰韓遜嗣襲靈

為鏐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

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又曰韓遜嗣襲靈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讓祠數四冊府元龜曰呂諲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移祠立之

又曰李穀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順末宛丘縣民稱

穀惠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為宰相

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原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悅其化敬其樹思其

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趙良見商君云云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政術部

遺愛

遺愛

遺愛

哭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產為鄭相死婦人捨簪珥良人

弛琴瑟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思藥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崇况

乎其子平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婦人扶

珠璣大夫釋玦軒穆公死傲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所居民富所去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已上並鄒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循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云云民為立祠歲時致祭漢書

文翁為蜀郡縣小吏也民共立祠至今不絕又朱邑為桐鄉嗇夫云云南

陽為立祠又名過塚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彤傳曰

塚拜謁仰天號泣乃去思其人至其鄉東觀漢記

巡狩也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

割也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

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迹後漢

傳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思劉劉陶為順

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增制服用喪後漢書張綱

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增制服用喪後漢書張綱

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為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逕造嬰壘申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

喪行原汲民為立祠崔耕人輟耘紡婦遺索張衡大

德云增起廟圖形潛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

太守鄧晨與都官原吏民立祠魏增刻石潛確類

為起廟圖畫形像政術部

達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原百姓巷祭戎夷野祠襄

卒魯人思之為刺石立祠見碑悲感羊

亮初亡西土樹碑見者皆拜風王駿見碑悲感羊

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市人為

散舉市皆哭荆州記云羊見樹哀泣晉書孫增不

許赴哀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

不許赴哀崇棟碑又云賈敦實咸亨初為維州長史初敦

共為樹碑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帝親製遺愛碑

又云崔圓遷劍南節度使初聞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

增修城池建置館舍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牀帳咸

如宿設帝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金魏州人

南節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思又云苗晉卿所到有惠政所泣東所至有遺愛王質

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必不敢易表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公政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著

曰於陵必不敢易表公述其遺愛又云薛瓊為萊州

之政然後羅拜而訣公述其遺愛又云薛瓊為萊州

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得蓋藏之宜權德

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團練使卒本州百

公遺愛碑云巨廩崇創翬飛雲矗宿以板識面者淚

冊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既卒聽留

漁府元龜曰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

周歲又云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

化又聽攀轅遮圍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及秩滿百姓

留周歲攀轅遮圍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及秩滿百姓

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聚哭柩所州防禦使汝近畿輔

難治審交盡去州弊卒郡人聚父老垂涕又云周

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

政術部

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遙奠將葬詣府乞留神柩葬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醮

原生祠獄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為縣獄吏桐鄉立

朱邑為桐鄉嗇夫囑其子曰我廬江立祠後漢鄭

江從事以單馬譬降灞山張任並立張奐為武威任

生祠至孝配社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兄弟

並立陸雲為浚儀令弟義增改置佛寺又云李鼎為

立生祠鼎抗表乞改人吏為立冊府元龜云狄仁傑

立生祠度僧七人又云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優詔許之

又云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軍府官吏僧道等

進狀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

之許

遺愛三 生祠附

增詩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

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

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

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

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裊長紅洗琰拜馬前

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

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

非吾功

增狀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

政術部

州監貢函卷一百一十九

遺愛

三

勳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峴山有隋淚之思竊以李其纘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隣敵自止其南牧況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功之請

增頌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餉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庶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

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
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而唐
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
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
起鞞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
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
而覃懷纔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
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旣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
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
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

災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
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
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
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
於州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
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
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
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
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
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

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
邦之士喑喑稱庶侯聞笑曰庶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
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
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
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
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
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
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
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

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
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
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
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旣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
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斲視我茲刻

增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
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堦言臣嘗守土江西
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
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
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
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
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
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
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
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

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
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
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
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
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
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
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
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塋間相爾汝語如家
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
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
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
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
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
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
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
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
而已易簣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盃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

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
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
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
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
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玉瑲懷仁侯兮撫我
動與息兮有教稼芄芄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
兮蘭棹修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鱷兮陸有虺侯赫視兮
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
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增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浮梁山

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
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
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
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
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
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
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旣敦兮驚者益遠嗟哉其此
去兮卒莫我返鷓鴣翱翔兮鷹鷂利吻張呀互嚇兮爭
饞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
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

兮施則未究顏夭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
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覯余故
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增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
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
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
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
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嚙守即誣守納已
賊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

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
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
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
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
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
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表人
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
問日暮至豪民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
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蟻使君使罷汝罪宜死

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
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
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
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
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
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
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丕變
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召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龔全遺
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
乃有平

異績一

增三異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

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燕之恭隨
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
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錦繡萬花谷曰嘉
祐中河清縣知縣王元規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民吏
不識知縣兒二奇塌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例不
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兇頑兒六
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
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奇不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
勾削課制毀檻竄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
追

縣去檻竄除削課制其後虎東遊渡江又曰法雄遷
南郡太守有雲母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
害者甚眾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

不可久居

晉書曰曹摅字顏遠調補臨淄令歲夕摅行

暫見家耶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摅悉開獄
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寂無影響方知其妖也

異績二

原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後

穎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黃霸臨

政術部

刑監類卷一百一十九

異績

星

有異政鳳凰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

治有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為

荆州刺史治有殊

旒

治有異績

後漢書王渙為洛

治績尤異

王隱晉

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

增有治縣譜

齊書云

僧祐並為山陰令父子著

幼女搏猛獸

冊府元龜曰

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

劉贊為歙州

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拮拾於叢林猛獸將噬幼女號

呼搏而救之母俱免觀察使韓滉奏為異績加金紫

服之

百姓祈佛

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

野無閒田路無

拾遺

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

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為

路之野無閒田

異績三

增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

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

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

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

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

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

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

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增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踈勒之壁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閔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

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不長則志同敵軍故曰山

增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

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蕭之軍黃龍嶺樹而不公率諸軍趨之在安西十餘年
 口如毒原而味官軍公手書赫文令去合畫張宜并營
 百大樹高千餘尺至領燧原大軍至日百黃龍嶺樹以
 蕭並北至黃龍嶺不帥前十二國王兵百萬給其財賦上
 國所遊之國令共資擊西署其國王為去亦懸營率兵
 無國懸候其就率兵三萬人親于闐東各大會率十餘
 萬於西北河首百餘人奮銳之昔神張公颯難西州因
 公安西大勝蕭四難懸却對安西南首毒所就盡去



